人大代表回顾5年履职历程

“建议被重视,参政劲儿更足”

本报记者 郭静 李钢

两会深解读

两会这五年(下)

2月24日下午,省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闭幕,两会正式结束。

五年即将届满,不少代表们还有最后一个履职年。时光荏苒,在过去的四年里,他们的声音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持续关注。代表们在各自的履职中做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还原部分代表的履职故事,或许可以看到一个进步中的两会。

“社会变化很快,每年两会都有一些新变化,要适应这个变化,我就得不停地学习。”

1 “第一年,不会提建议”

23日下午,省人大代表、国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丰寿刚一走出会堂,便被守候在外的几名记者“围堵”,“您关于采海砂管理的议案又被立为大会议案,能谈谈吗?”“这一届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了,您有何感受?”……

这位个子不高、脸庞黝黑的民营企业家,站定了,一一回答记者的提问。有记者问,“您的议案年年都被立为大会议案,都成了议案王了。”他笑了一下,说这不敢当。

自2009年开始至今,姜丰寿所提的议案中有四个议案被立为大会议案,这让他立即成为两会的“明星”代表。

一开始他并不适应,尤其是面对电视台的摄像头,这位见过大世面的企业家也会变得有些羞涩。“一开始需要重拍好几次,紧张啊。现在好了,一般一遍就过。反正实话实说,也不用想那么多。”

他自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自己履职能力的提升。“社会变化很快,每年两会都有一些新变化,要适应这个变化,我就得不停地学习。”他说,尤其是作为一名基层代表,在有些政策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欠缺。

由于先前有过在区、市两级人大履职的经历,姜丰寿对这些的把握能够迅速适应。但对于有些没有在省级以下人大履职经历的代表来说,学习将是一两年甚至更长的事情。

“2008年两会时,我一个建议都没提。”刚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车身厂涂漆一车间高级技师宁长军坦承,不是不想,是不敢,也不会。并且对于要审议的一系列报告内容,他有一些是一知半解的。

“以前是关注政策,关注政治经济,现在更多关注民生,关注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儿。”

2 “基层代表受到的关注多了”

在摄像头前的姜丰寿侃侃而谈,他笑称这是“锻炼”出来了。“我觉得这几年媒体对我们基层代表的关注更多了。”

刚开始参加省人大会议的时候,在有些讨论或者发言现场,很少见媒体主动约见他。“代表团里的行政领导们受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市委书记、市长等实职领导。”他说,当时常见有记者追在有些领导后面,争相提问题。而有些基层的代表相对有些落寞。

省人大代表、莱阳市姜疃镇濯村党委书记高云建也有同感。“其实很想跟媒体记者多聊聊,你们也反映一下我们来自基层的声音。”他说,两会上有900多位代表,除了分组审议外,不少代表想借助媒体扩大自己的声音,“不为别的,只为了能把我们提的议案和建议宣传出去,引起更多人重视。”

变化在悄然之中发生着。履职第二年,已经逐渐有媒体主动找上门来。“有些时候午休时间,我房间里还有记者在采访,来不及休息,不过也不觉得累,因为媒体的关注,其实就是公众的关注。”姜丰寿说。

对他们来说,在闪光灯的闪烁中,两会的视角也在发生转变。“以前是关注政策,关注政治经济,现在更多关注民生,关注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儿。”高云建说,因此,基层履职的代表们逐渐走向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那时候离着开会还有半个多月,也没怎么多想,可到了开会前,拿到政府工作报告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3 “意见被纳入报告了,真没想到”

“惠民生,办实事,这些都成了代表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口中的热词。”高云建说,这几年的小组审议中,越来越多地提到了这几个词儿,尤其是“实事”二字。这在五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了浓墨重彩的体现。

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已延伸到两会的台前幕后。已经履职两届省人大代表的禹城市房寺镇邢店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富勇,回忆起10年来的参政经历,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当时是姜省长亲自征求意见,我们就和他面对面地坐着。”虽然已经是2008年的事了,可王富勇记忆犹新,“那一天征求了6个人的建议,上午是三个农民代表,征求关于如何使农民致富的内容。”

当时姜大明问,有什么好办法使农民致富,之前他已经看过政府工作报告的草案了,感觉里面缺少鼓励发展特色种植业、品质畜牧业等方面的内容,就直说了。

“那时候离着开会还有半个多月,也没怎么多想,可到了开会前,拿到政府工作报告后,感觉很有成就感。”王富勇说,他的意见真的被采纳了。

“通过参加两会,我不仅能将农民的需求反映上来,也提高了自己的见识。”

4 “代表,代表,只‘代’不‘表’不行”

人大立法监督的推进在不经意的细节间体现。

“两代表一委员,这个称呼现在很普遍了。”高云建说,作为省人大代表,他常被政府和司法部门邀请为人大监督员,跟党代表、政协委员一起,成为一个“监督团”。

而参加有些单位组织的社会调研,也成为不少代表们的两会“业余”工作。“这些年基本上每年都要参加一些调研活动。”让王富勇记忆很深的是,这几年连续参加了本报组织的一些调研活动,“像去甸柳社区看望困难居民,参加百姓城管扫雪活动,还有今年的调研垃圾分类问题。”

王富勇每去一处,都要带着笔记本认真记录,拉着居民的手聊天。“通过参加两会,我不仅能将农民的需求反映上来,也提高了自己的见识,对带领村民进一步致富也有很大帮助。”王富勇所在的德州团有三位村支书,“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经验。”

“怎么说呢?这就像滚雪球,当代表越是被重视,就越是要可着劲儿地去做好,劲儿就越来越足。”他说,回顾几年来的履职变化,他说他总结了一句话:“代表代表,光‘代’不‘表’肯定不行,以前可能‘代’得多一些,现在是‘表’得多了,代表发声越来越多了。”

2月20日,淄博代表团的代表们畅所欲言。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过10亿县达81个,下步怎么办

代表委员:县域经济要跨台阶,不能走老路

本报记者 刘红杰 王光照

省长姜大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我省县域经济发展要跨上新台阶。一时间,代表、委员热议“县域经济”。大家普遍认为,我省县域经济要跨上新台阶,绝对不能走老路,新一轮县域经济扩张要靠创新驱动。

山东县域经济的发展势头不错。全省财政收入过10亿元的县达到81个,比上年增加11个。

省政协委员、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建设县域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提法。“我省县域经济的建设有一个发展的脉络,一开始是扶持菏泽,‘十一五’期间扩展到全省领域,抓两头,重点扶持30个强县、帮扶30个差县。现在,则把发展县域经济上升到全省战略高度。”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县域之间的差距缩小,原来的格局也发生改变。过去乳山、文登都是强县,现在邹平、龙口、章丘等地突起。“山东县域经济正逐步从哑铃型向棒槌型转变。”

不过,张卫国也表示,与广东、江苏、浙江相比,我省的县域经济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全国百强县中,前十名基本没有,前三十名为数也不多,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百强县的相对富裕程度较弱,与南方一些县市动辄上百亿的财政收入比,差距还很大,在县域经济发展上还有很大潜力。”

山东县域经济研究院院长高焕喜认为,县域经济离不开中心城市的辐射。“县域经济要发展,必须做好与城市的对接。”

“县区与城市对接,最根本是产业上对接。”不过,高焕喜强调,县区的产业选择,应该与中心城市差异化,县域经济应该根据当地特点,做出自己的特色来,扬长避短。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很多产业都会受到限制,像城市地价逐年走高,大型的工业厂房就要迁出市区,县域经济可以利用城市的产业转移,结合县区特点搞突破。”

张卫国非常认同这种看法,“县域经济要朝着与都市城市圈协调发展的方向努力,规划战略主动对接大城市,作为大都市的一个分工链条。不靠近大城市的县域之间开展竞争性协作,互通有无。”

省人大代表、枣庄市薛城区区长吴磊告诉记者,目前,薛城区正努力南北对接融合北京、上海、长三角。总部在上海的三家外资企业,已经把制造业基地转到了薛城。